

| 涉笔成趣

## 儿到用时方恨少

(国家一级作家,有趣的老太太)  
钱丹舟

“书到用时方恨少,事非经过不知难”是陆游的一副劝勉联,大家都熟悉。而“儿到用时方恨少”,却是我家老大信口篡改的。

2012年省作协在椒江举办我那本《河边的呼唤》作品研讨会,外地的文友纷纷赶来捧场。他们有的从路桥机场落地,有的从黄岩动车站出来,有的直接到达椒江长途汽车站。时间参差,早晚不一,因此,接站的任务有点紧张,我家三个儿子就齐上阵了。

那天,老大刚刚在机场接上一位北京客人,我打他的手机,让他赶紧到汽车站接一位上海来宾。老大问我:老二呢?老三呢?我说老二去动车站了,老三去宁波接人还没回来。老大脱口而出:儿到用时方恨少!

北京客人乐了,后来他跟不少朋友提起此话。多年后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,一位并没有参加我那次研讨会的朋友见了我就说:“儿到用时方恨少——这是哪位公子陪你来的?”

“儿到用时方恨少”虽是玩笑话,但随着岁数越来越大,我的体会就越来越深。比如前年春季的一天,我站在一个皮凳上伸手去够最高的柜门,不料皮凳子一转,摔了我个仰八朝天。当时只觉得左臀很疼,躺着缓了会儿,撑着身子坐起来,却感到左膝更痛,左腿也不听使唤了。

我对自己的左膝说:装什么装,你又不摔着!

我努力想站起来,可是左膝痛得要死要活的。老头子就打电话告知儿子们。老大一马当先地赶过来了。

他用力扶着我的左胳膊,我悬着左脚,用右脚单跳着,跳进了电梯。电梯下到底,还有三个阶梯要步行。老大就背起我,下了台阶走向停车位,把我塞进他的车子里。

到了医院,挂了个名医号,拍了张CT片。结论是我的骨头没事,是筋扭伤了。于是就扎针,艾灸,紫外线“烘烤”……

我每天都要去医院做理疗,三个儿子就轮流着,该扶时扶着,该背时背着;又买了张轮椅,可以推的地方就推着。如此折腾了一周,膝头不但不见好,那疼痛似乎更加肆无忌惮了。

黄岩一位朋友知道了,电话我说:去我们这儿章氏骨科医院试试吧。于是我家老大又送我去了黄岩。

那章医生让我躺下,在我的左腿上捋了几个来回,说,做个核磁共振吧!可能是骨头伤了。

核磁共振单子出来,上写着:“左膝腓骨右侧裂伤”。章医生就哇啦哇啦地拌了一大碗石膏浆,扔进去好几卷纱布,然后把浸泡得湿漉漉的纱布拉出来,把我的左腿自上至下严严实实

地裹了起来。5分钟后,石膏硬了,我从床上坐起,虽然不敢让左腿落地,但左膝基本不痛了。回家养了二十多天,我拆了那硬邦邦的石膏,就能在室内自由行走了。

再说另一件事。去年10月份的一个凌晨,我醒了,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台灯,脖子突然一闪,顿时天旋地转,耳朵吱吱乱叫,后半脑袋像有水泥搅拌机在轰隆隆轰隆隆,接着是冷汗淋漓,恶心呕吐……

熬到天亮,打电话给老大,他立即跑来要送我去医院。可是我晕得昏天黑地,根本走不了路,他差不多是抱着我,把我弄到了他的车上。

一系列检查下来,排除了脑瘤、脑出血、脑长虫、脑异物;医生宣布道:典型的美尼尔综合症!于是开了些颗粒粒的,还给我的静脉输了两大瓶药液。记得其中一瓶叫天麻。我心想脑子有病,天麻肯定是对路的。

从输液床上起来,眩晕似乎好多了。回到自己小区,我推开儿子的搀扶,坚持自己走路。为了保持身体平衡,我张开双臂,摇摇晃晃趑趄超超地走着,自我感觉很像那个脑瘫诗人余秀华。

可是第二天醒来,又天旋地转了。有人怀疑我是颈椎毛病,我想有理,于是就喊老二来,送医院按摩、针灸、刮

痧;第三天还是晕,老三的丈母娘告诉我有个私人医生特别好,老三就送我到那医生家里去。那医生的银针有10多公分长,从脑顶扎进去,“云深不知处”;从左太阳穴进去,感觉要从右太阳穴出来……

但这个眩晕特别难治。儿子们又分别送我到各个医院做小针刀。小针刀有点可怕,那一刀刀下去,那咔嚓咔嚓的声音,我觉得我的脑袋像一块被恶搞的番薯……

儿子们到处打听哪儿医生好,他们带着我,把各县、市、区的医院都跑遍了,一个月过去了,我的头虽不像开头那么严重,但要走路,仍然像余秀华那样张开双臂摇摇晃晃。有一天,侄子说天台有位郎中专治疑难杂症,于是又把我送往天台乡下。我叹息道:儿到用时方恨少,连侄子都成候补队员了。

折腾了一个半月,头还是晕。有人怀疑我得的是耳石症。于是老二又带我去市立医院找这方面专家。那位医生让我躺平,悬出脑袋。他托着我的脑袋徐徐左拨,我的身子也跟着缓缓地侧转。然后他直起身子说:好了,耳石复位了。我犹疑地坐起身,晃晃脑袋,居然不晕了!真不晕了。

我拒绝老二送我,神清气爽得像神仙那样自己开车回家了。

| 洪适过黄岩(三)

知子医国手  
元白谥药性松庐  
(古典主义者)

南宋谢偃隐居黄岩所住的灵石寺,年代颇为久远。据明万历《黄岩县志》记载:“孙恩屯兵其处,忽有飞石击之退,遂改名灵石。有智颢翻经台。唐李义山著书堂。宋绍兴初,谢参政克家乞为香灯院。”

此寺始建于东晋隆安二年,因僧诵《仁王经》天降甘露而名甘露寺。后浙东“五斗米道”兴起,相传孙恩在此屯兵伐木造船,忽有石从天降,击退孙恩,故山寺均改名灵石。历史上灵石寺名数度易名,在谢家乞为香灯院更名教忠崇报寺之前,又称耀珠寺。据《赤城志》载:“旧传昔有异人殿中塑佛像,期与十旬启门,僧怪之,未及期而启,垂有双鹤飞出,视所塑才二像,珠髻荧然,故寺旧名耀珠。”到了吴越国时期,末代国王吴弘在其龙兴之地台州多建佛塔以保境安民,国师德韶上人奉命在寺前建东西二塔,同时所建的还有县东九峰瑞隆感应塔。

《黄岩县志》所载的“智颢翻经台”,为南陈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留下的遗迹。有关智颢翻经的记述历来甚详,而“李义山著书堂”却未见记载,只能从李商隐的诗文中寻找蛛丝马迹。

考义山年谱,元和九年,义山三岁,父李嗣业获嘉令,入浙东幕府,长庆元年嗣业于浙西幕府,义山归豫。李商隐《祭裴氏姊文》曰:“浙水东西,半纪漂泊。年方就傅,家难旋旆。”写的就是自己十岁前的经历。史载孟简任浙东观察使时李嗣业入其幕,孟简离任后改投浙西李德裕幕。浙东治所越州,辖台州,李氏父子可能在此期间随孟使驻黄岩。义山《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》自称:“昔年曾是江南客,此日初为关外心。”他在《上崔华州书》中自述:“五年读书,七年弄笔砚,始闻长老言,学道必求古,为文必有师法。”据此,如李商隐果真曾住灵石,年龄当在五至七岁。今日此处立有一碑,上书“唐李义山读书处”,应是更为准确。

洪适对清寂幽静的灵石寺印象深刻,长久难以忘怀。日后,他作《题灵石寺并简景思》:“闻道飞来石,当年却畔王。烟杉行客路,风竹护禅房。有酒对玉座,无诗夸锦囊。尘缨自羁束,真赏负山光。”顺带回忆了与谢偃在寺中相聚的欢愉时光,遗憾自己公务在身,不能自由自在地赏玩山水。

“芒鞋入谷亲寻种,野服巡栏自把锄。”谢偃在灵石寺东建园林辟药圃,种植药草以自娱。某日,吴僧了宗来访,摹绘药寮全景,画中有白莲池、黄甘坞、水芝轩、挽衣寮、润畦亭、薛荔阶等景,谢偃为此作《药园小记》。如今,僧画佚而谢记犹存,尚能让人领略当日药寮胜景。沧海桑田,人间已无谢氏药寮,白莲池则至今犹在,默默地见证着千年来的兴衰枯荣。

药香清露,谢偃躬身药圃当别有深意。台守曾惺《题谢景思少卿药寮二首》曰:“知子医国手,元白谥药性。”“我知若人心,欲了世闲病。”曾氏为政风评不佳,然不可因人废诗,这两句直指谢偃种药本意,可谓解语。

徜徉于药寮中,洪适也是诗兴大发。他作《次韵题谢景思少卿药寮》:“壮岁挥金迈二疏,眼看余子伏盐车。芷兰清馥浑纫佩,艺术新苗几荷锄。剩作好诗传近体,谁言巧宦胜闲居。北窗睡足声琴罢,便若身登大皞墟。”首句用的是二疏辞汉归乡的典故,盐车是指贤才屈居。末句则称赞谢偃隐居生活的逍遥自在。他在《题景思水芝亭》中写道:“远意隔千云,药寮不受尘。来为池上客,本是社中人。影密龟鱼荫,花开鸥鹭驯。买山如遂志,应许卜比邻。”亲临其境感受谢偃的惬意悠然后,洪适不觉也动了归隐之意,想要在此结庐,与谢偃比邻而居。

在洪适离开此地五年之后,又有一位年轻人到访药寮。绍兴二十一年,二十二岁的朱熹入临安铨试中等,返回福建家乡途中奉母命前来拜谒谢偃。朱熹的父亲朱松,生前曾受到谢克家的器重和栽培。谢克家举荐朱松担任秘书省正字,这个职务洪适也出任过。朱熹在拜访谢偃后,留下《题谢少卿药寮二首》,其一:“谢公种药地,窃究青山阿。青山固不群,花药亦婆娑。一撮召冲气,三撮散沈疴。先生澹无事,端居味天和。老木百年姿,对立方嵯峨。持此供日夕,不药复如何!”其二:“小儒忝师训,迷谬失其方。一为狂醒病,望道空茫茫。闻闻东山隐,艺术高良冈。瘖声百不治,效在一探囊。再拜药园翁,何以起膏肓?”一代大儒,当时还刚刚出道,内心相当迷茫,亟需这位遁世高人老药翁来为他医治心病,指明人生的方向。

| 茶言观展

## 书架上的众神明(二)

周伟玲 绘

有些书,我一买回来,就“供奉”在书架上膜拜。比方说这本《荷马史诗》,从未被翻阅过。

书里的内容可能跟我们实际生活相差很远,不那么容易读。不过我有过一种体验,是读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时,突然读进去了,欣欣然喜悦之感,仿佛进入了一条幽深的河流。

所以,适时把“神明”们请下书架,动手翻阅吧。  
——编者絮语



| 人间遐想

## 赏梅

(沉静内敛,不骄不躁)  
项玉英

早春是梅花盛开的时节,出去走时随处都能看到梅花的身影。上下班经过临海大桥时能远远看到城防公园里散落的几株红梅,去老城区逛街会冷不丁地被小院墙角伸出的梅枝惊艳到,沿河边走路会邂逅一棵、两棵缀满梅花的花梅树。红梅艳如朝霞,白梅、绿梅淡雅素洁。陈亮说:“一朵忽先发,百花皆后春”,梅花是报春的使者,早春里最美的花。

梅花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千年吟咏不绝的主题,“众芳摇落独喧妍,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宋朝林逋形象描摹了山园小梅的“骨”和“韵”。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。”毛主席笔下的梅花充满着自豪感,坚冰不能损其骨,飞雪不能掩其

俏,险境不能摧其志。

临海长城的梅园是台州官府花园的原址,现占地六七亩,依山植有200多棵梅树,有雪里红、宫粉、绿萼、骨里红等十几个品种。梅花盛开时,绿萼,花白色,萼片绿色,重瓣雪白;紫梅,重瓣紫色,淡香;骨里红,色深红重瓣,凋谢时色亦不淡,树质似红木;宫粉,花圆碟形重瓣多轮,玉白色,萼深粉红色,花苞淡粉红色,轻柔素雅。梅花盛开时节,这里梅海凝云,五彩缤纷,游人如织。

立春后几次去长城梅园赏梅,艳阳下梅园繁花似锦,白的粉的红的绿的花朵挤挤挨挨,像钱串儿似的缀满枝条。晴天梅园游客众多,有带“长枪”“短炮”的拍花人,有着汉服、长裙和梅花合影的佳人,有在梅花下嬉闹撒欢的小孩子们……我和朋友一起漫步梅园面对一片养眼的梅花聊天儿,晴天

在梅园好像就图个热闹。雨天梅园人员稀疏,略显清冷。烟雨蒙蒙中的梅园远看像一幅朦胧的云霞图,近看梅花沾着水珠,晶莹剔透,甚是美好。读《红楼梦》时,对贾宝玉访妙玉踏雪寻梅的情节记忆犹新,但是江南少雪,不容易体验“踏雪寻梅”的意境,雨中赏梅也是别有一番情趣。

临海紫砂吞九碗山庄有梅树万余株,各式盆景百余盆,包括绿萼、骨里红、宫粉、垂枝四大类的30多个品种。在百花凋零、万木萧瑟的寒冬,万株梅花在寒风中竞相绽放,远看去,粉如霞,白似雪,宛如仙境。盆景梅花造型千姿百态,欣赏起来又是另一种风情。

梅花香味别具神韵,清逸幽雅,被历代文人墨客称为暗香。“着意寻香不肯香,香在无寻处”,梅中唯腊梅香气馥郁,红梅、白梅淡淡清香若有若无,不易闻到。梅花盛开的时节,我几次清

早赶在没人的时候,把鼻子凑到花朵上去静静闻,却从没捕捉到香气,倒是在梅林随意漫步时,不经意间随着一阵微风会迎来淡淡清香。

在古诗词里梅花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,陆凯用它当礼物送人,“折梅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;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多么浪漫的送礼。“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有月亮的夜晚,窗前一树或一支绽放的梅花,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时光。“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?”梅花成了故乡的一种象征。

如今,城乡各处处处可见梅树落户生长,寒冬时节,它们迎风绽放,给人们捎来春的消息和新年的希望。临海古城从梅园景区,到广场绿化,到乡村梅林,一到寒冬,它们寒寒绽放,让大地变得更美,也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了更多的幸福感。

| 故人故事

## 无尽的思念

(穿平底鞋的山姑娘)  
章海霞

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我做了场甜美的梦,梦见老家的房子里,我在祖母的床上酣睡。祖母笑意盈盈走近我,伸展的手心儿,是一小撮洁白饱满的葵花籽。“这瓜子好吃,给你。”她也爱吃,但是全递给了我。她念叨着已准备好了茴香,还差些什么,要自己加工晒些好吃的葵花籽。我急切地追问,还差什么?

祖母生于1901年,卒于1996年。一晃离开我已二十多年。然而对祖母的思念之情从未离我远去,每次追忆,都是刻骨铭心的眷恋。

我三岁时,母亲跟随父亲到离家三十多里地的大田小学校办厂做工。那时候,父亲在大田区教办工作,两个姐姐在大田小学上学。我留在老家,交由守寡的祖母抚养。彼时,祖母已经74岁高龄,但身体依然硬朗。父亲、母亲、姐姐们每个周六回家,然后在家住一晚第二天下午又匆匆离去。小孩子对父母总是最依恋的,更何况一大家人在一起是多么热闹、欢乐。每一次预感到他们要回大田,我就紧紧拽住母亲的衣角,死活不松手。最终他们都是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离开。这样的场景,让祖母万般心疼。后来,当父母要离家去大田,她干脆先把我背往邻居家,一路走,一路哄我,邻居家在槐麻糕或者做麦饼,我们去看看,馋嘴的我居然就信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孩子,基本上没有零食可吃。有一回,村里来了

个加工爆米花者。我看到有邻居拿着自家的白米去加工,一会儿爆米花的香甜味儿就弥漫开了。我兴奋地跑回家,要祖母也拿来。但是祖母拿不出加工费,又不好意思开口向别人借,就拒绝了我。我失望得嚎啕大哭。一位邻居挑唆:“这么嘴馋的孩子,该打一顿了!”祖母回她:“已经不能给她吃的,干嘛还要打她!”祖母有她自己的一套带娃办法,我无理哭闹时,她不恼火也不规劝,自己忙着手头的活。等我哭得无趣自行平息了,她无事人似的,给我洗脸洗手,然后夸我是小乖乖,我也就不好意思再闹了。

待我懂事后,祖母已是八十多岁。村里有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曾对我父亲这样评价我的祖母:“你娘是真的贤淑,不但心灵手巧,勤俭持家,而且通达人情世故,不逊大家闺秀。”确实,祖母虽不识字,但能用丝线在三寸金莲鞋上栩栩如生地绣出荷花,能帮助邻居用自己种的苎麻做出蚊帐,能剪裁并缝制家人穿的衣服,能纺纱并织成漂亮的蓝花腰带。有一次,她想摸索家里的母鸡是否要下蛋,结果母鸡从她手中挣脱跑了,她居然说:“逃之夭夭”。

邻里之间,她从不家长里短说闲话搬弄是非,每天忙着自己力所能及的活计。祖母有四个妯娌,其他几个妯娌之间偶尔会有点小矛盾,但是每个妯娌对祖母都很敬重,有事没事,经常过来与祖母唠唠嗑。我母亲和伯母每天同一个楼里进出,一个“大姆”一个“小

姆”地叫着,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。我们堂兄妹之间也一直互相关爱,感情深厚。我想,这得益于祖母的贤明和传给我们的良好家风。

我渐渐长大,祖母一年年老去。我参加工作那年,祖母已91岁高龄。我的单位离家近百里,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交通还不是很方便,几个月难得回家一次。每一次我回家,祖母浑浊的眼睛顿时会有光,她第一句问我的话必是:“囡,你什么时候回去?”如果回答明天就回去,她的眼神会一下子黯淡,很落寞地说:“明天就要回去啊,不能多在家几天?”如果说在家能呆四五天,她的神情就如同遇喜事一般。

现在回想这些往事,我都心痛不已。我没有想到晚年的祖母是那样的孤独,那样的需要我给她带去热闹和欢乐。那时候,乡邻们为了生活会更好,已经陆续离开故土往宁波、大田等城镇搬迁,我家四合院里的邻居也只剩下三户还住着。平常他们都忙着自己的农活和家务,没有闲工夫坐祖母身边陪她聊聊天。祖母每天都是一个人在院子里,等着吃饭,等着天黑。

1996年农历11月初,年迈的祖母开始卧床不起。11月26日晚六点左右,我回家了。那时候她已经昏迷两天。我直奔祖母床前,轻声呼唤“嬢嬢”。祖母奇迹般地清醒了:“宝贝,你怎么知道嬢嬢生病了?”然后拉着我的手,向我诉说自己哪儿疼哪儿疼,让我给她揉揉。我的两个姑妈和几个堂嫂在边上